

叶宗翰
漓江出版社

1247.57
6434

950923

乱世佳丽



乱世佳丽

叶宗翰

950923

漓江出版社

的略

(桂)新登字03号

乱世佳丽

叶宗翰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25 插页 2 字数: 191,000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,700册

ISBN 7—5407—0992—0/I·697

定价: 5.25元

目 录

楔 子	(1)
第 一 章	冤家碰头 (6)
第 二 章	暗箭难防 (28)
第 三 章	竹林约会 (43)
第 四 章	人面桃花 (66)
第 五 章	虎落平阳 (87)
第 六 章	怪事连篇 (112)
第 七 章	奇异手术 (123)
第 八 章	花能解语 (144)
第 九 章	浪子回头 (155)
第 十 章	智救红粉 (173)
第十一章	沦落“非洲” (188)
第十二章	追踪定计 (213)
第十三章	情急应变 (234)
第十四章	侠女之心 (255)
第十五章	三喜临门 (282)
尾 声	(292)

楔 子

桃城，有一条桃花江。桃花江畔那边一个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，新出现了一个大约一百户人家的村落。这村落，与市内那些高楼大厦相比，显得极不相称，好像一件高级名贵的衣料上，贴着一块刺眼的补丁。

村上的房子破烂不堪。大都是用竹篴、铁皮、油毛毡搭的，少数几间，用断砖、碎石和自打的一些煤渣砖砌墙。还有的干脆用一团团的泥巴垒成道蜂窝壁，连灰浆也没有。

从住宅可以看出，这实际上就是个“贫民窟”。这里的人都是一群“失业者”，他们之中，有的拉木车，有的摆凉茶摊，有的打柴卖，有的捡破烂，还有的偷鸡摸狗……

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贫贱、最下等的人，因为他们连“米簿”都没有，黑人黑户，所以人家都叫它做“非洲村”。

这些人并不生来就是“黑人黑户”，他们大都是在“破四旧”和“清理阶级队伍”中，被扫出城市的“垃圾”。这些“垃圾”到了农村后，不会种田，不会种地，而且大都年老体弱，不受欢迎。何况额头上还凿着个“牛”字！于

是，有的地方干脆不给他们口粮，他们无以为生，纷纷又流回了他们所熟悉的城市。可是原来的房子被占用了，他们只好在这里搭起茅棚栖身。

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不得安宁。什么民兵小分队啦，工纠啦，红卫兵啦，经常来查“户口”，抓“逃窜”犯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“反倒流”、保卫“下放成果”的运动，弄得“非洲村”惶惶终日，鸡犬不宁。后来，他们也想出办法对付：你一来，他们就“化整为零”，连房子也不要了；你一走，他们又卷土重来，把那些丢在地上的破破烂烂，重新收拾起来，搭成房子。那些干预者最后也无可奈何了。

这大概是那个荒唐年代的一种特产吧！

就在这样一个“非洲村”上，忽然传出了惊人的消息：“非洲皇后”和丑老头结婚了。这消息真像个原子弹，把整个“非洲村”都震得闹腾腾的，连村外一些有身份的人物听了，也惊得目瞪口呆起来。那个市革委会副主任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“非洲皇后”是一个长得绝世无双的漂亮姑娘；而那个丑老头呢，六十多岁了，长得嘴歪鼻斜，面部肌肉凹凸不平，活像《巴黎圣母院》里那个敲钟的怪人。这两个人突然宣布结婚，那不是一桩值得出“号外”的奇闻吗？

不过，这丑老头是很得“非洲村”人尊重的。他是这里的“开国元勋”，第一个来到这儿开天辟地，“构木为巢”。平素他为人好，知识又非常丰富，所以人们都肯听他的，大事小事都愿意找他商量。现在既然是他的大好日子，所以人们都想尽办法，备办些粗疏的礼物前去贺喜。

第一个送礼物来的是十二岁的孤儿阿三。他这份礼物有点奇怪，既不是水壶、茶杯，也不是枕头、被面，而是一盒青霉素。他天真地说：“伯伯，我听说你很需要这东西，就给你买来了。喜欢吗？……不过，”他有点郑重其事地补充说：“这决不是当‘巴仔’得来的，我勾了三天的树枝，卖得了三元钱……”

丑老头高兴地摸着他的头发：“对，人穷志不穷，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。但是，伯伯不想花你这些钱。”他正想掏钱归还他，他却一溜烟走了。

“这孩子脑筋很灵，可惜，唉……”“非洲皇后”望着他的背影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接着进来的是白牡丹。她拿来的是自己刺绣的一张门帘。上面绣着的既不是时兴的“忠品”，也不是葵花呀、太阳呀、红旗呀等一类有强烈政治内容的图案，而是一幅秀美的青莲图。图上只有一株挺拔的荷叶和一朵含苞待放的红莲。耐人寻味的是下面还画着一只可怜的小青蛙，在莲梗底下的泥沼里蹲着。

丑老头一看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差不多涌出眼眶，但他忍住了，强作欢颜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小白，你的手艺真好。”

小白嫣然一笑：“好个×，这又不能当饭吃。”

丑老头听了她那句粗话，眉头一皱说：“小白呀，我去替你联系，找个保姆干干，好吗？主人管饭，每月还得十元。”

小白好像感情有点麻木了，哈哈笑道：“谁能收留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是‘麻风屎’箩底橙……就你这个丑老头不

嫌弃，……哈，哈……”她说话放肆、泼辣，而又带点辛酸味儿。

她走后，“非洲皇后”惋惜地道：“这个人长相好，嗓子很亮，是当演员的好材料，可惜沦落到这些地方，变得太野了。”她触景生情，不免又有点伤感。

“这个人本事多啦，你看她这种手艺。”他指着那幅青莲图说：“这幅画的意境，寄托着深沉的感情！”

“非洲皇后”点点头说：“莲叶，莲花的意思我知道，她是说我们出淤泥而不染，那只青蛙呢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丑老头唏嘘地说：“如果你知道她的身世，就不难理解，画，也是人的心声呀。”

接着，丑老头就讲起她的经历。她原名叫白如鹤，因为人长得白净好看，所以叫她白牡丹，她原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是个大学讲师，1957年被划成右派，不久郁郁死去。去年，当小学教师的妈妈又以“右派臭老婆”的罪名被遣送还乡。妈妈年老体弱，不能劳动，年仅十八的小白为了养活妈妈，便只身跑回城市，起初以刺绣枕头出卖为生，人家都说她是搞资本主义活动，后改为给人家打毛线衣、上袜底，又说她是搞“地下工厂”，甚至给人送煤上门，赚个脚钱，又说这是投机倒把，剥削群众。最后她被迫上“梁山”，偷偷出卖肉体。……可怜，她妈虽然每月都收到了她的钱，却不知道她那样糟踏自己。……

“噢……”“非洲皇后”本来对这种人最恼火的，可不知怎的却也产生了怜悯、同情。

“那只青蛙，她画的就是自己，她羡慕‘出淤泥而不

染’，而她自己却已跌下水塘，在泥沼里过日子了。……”

送礼来的人，还有一些原来是工程师、画家、医生、技师、摄影师的，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都有一段逼上“非洲村”的惨痛经历。那么，如今房子里的主人，这结婚的一老一少，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辛酸遭遇？这正是本书要说的一段故事。要把它说清楚，那得从几个男女冤家在几年以前开始相识时说起……

第一章 冤家碰头

桃城是美丽的。一眼望去，高擎花束的桃柳，打开大伞的棕榈，伸出巨掌的芭蕉树，显出一派南国风光。更使人陶醉的是马路两边茂密的桃树，红花满枝，落英缤纷。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，好一个世外桃源所在！

桃荫下面，有一座白色楼房。那是市人民医院。在耳鼻喉科诊室里，科主任潘石正在给病人看病。

“15号！”他拿起病历叫号。

“有！”一个银瓷相碰似的声音应着，候诊的病人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扫了过去。

其中有一个叫尤全的大概等得不耐烦了，他自己拿起病历，径自走入诊室，拿出他那“无冕之王”的身份证，走到了潘石的面前：“医师同志，我有点急事，请你先替我看一看好吗？”

潘石看了一眼他的“记者证”，点着头说：“你等一会，下一个就到你。”

这时候，尤全才看清楚，那个坐在诊椅上的姑娘，相貌和

她的声音一样美。只见她眉如弯月挂，眼似秋波闪。朱唇轻启，好似两瓣桃花飘落；粉颊微颦，疑是漓江碧水漩涡。浓黑的头发，像云卷一样蓬松柔滑；撒下来的发檐和双鬓，又好比一幅轻纱帷幕，罩住了出水芙蓉。尤全看得出了神，这样美的姑娘，只有在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等古典小说的描写中才看见过……

“扁桃体发炎。”医生用头镜照了一下喉咙，肯定地说。

“噢，这扁桃腺真叫人苦恼。”她轻声叹着。

“摘除吧，这样可以一劳永逸了。”

“会影响我的工作吗？”

潘石听她提出了问题，随手翻了一下她的病历，“哦！”了一声，却迟疑起来了：“还是不摘为好。”

尤全见医生讲话前后矛盾，不禁好奇心重，伸过头去把病历簿一看，啊，难怪啊！她就是陆小梨，难怪长得那么漂亮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过闻名！他一时高兴极了，早些时候就打算采访她一次了。

尤全是《桃城晚报》的记者。为人精明能干，颇得领导的赏识。在工商部里，算是一个尖子吧。可是，近日不如意的事情来了，前几个月，新调来了一个记者方围。他是尤全的老同学，原在省青年报工作。这人虽不是党员，但业务有一套，具备了记者所必需有的“敏锐”和“快手”两个条件，所以一来就锋芒毕露，写了一连串震动全市的好文章。上个星期，他发表了一篇《桃城的香蕉为什么比北京贵？》报纸一出来，立即被抢购一空。桃城，是香蕉的著名产地，

远销北京、天津等城市，而经过几千里外运的香蕉，居然比产地便宜，这当然当“奇闻”一样传遍全市了。一时弄得商业部门上下团团转，忙着找原因，查关键。一个星期后，水果流通的各个经营环节改善了，香蕉也就马上降了价。文章的作者，因此而声誉大振。这样，却使尤全坐立不安了，他向来自称“老大”，在组里要坐第一把交椅，现在方围才来几个月的工夫，却弄得他黯然失色，他怎么会甘心呢。从此，他产生要和他较量的念头。“一山难藏二虎”，你这小子一来，就想夺去我的地盘？于是，他费尽心思去找题材，一心要见个高低，挽回对自己的不利影响。他想呀！写呀！确实也发表了不少文章，但影响不大，慢慢地他想到陆小梨来了。

陆小梨，是市歌舞团一个有名的“金嗓子”。人称“小周璇”。她唱的《天涯歌女》、《四季歌》，谢幕十次也下不了台。他就想从这个全市瞩目的人物中得到些有“票房价值”的消息，以哄动全市。他心中盘算的计划刚想付诸实施，陆小梨送上门来了，如此得心应手，自以为有了一个好的兆头，怎不叫他高兴万分呢？

这时，潘石向她解释说：“从医学观点看，是应该摘除的；但从你的事业考虑，就值得研究了。天生一副好声带，再加上喉咙内部结构的奇妙结合，才产生了金嗓子。如果这天衣无缝的结构，受到了损伤，会不会变成铜嗓子或铁嗓子，就很难保证了。”

“那就让病根留着？”小梨不安地问。

“这样吧，我这里有一条验方，每个月服它三四次，平

时多吃些水果和清淡的食品……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考虑摘除。”潘石深思熟虑，作出了这样的处理，并随手开了一张病假单，交给她说：“你有点发烧、应彻底休息三天，不要再耗费嗓子。”

小梨对医生的详尽解释和关怀，很是感激，过去看病医生像“菩萨”，病人像木头，听诊器和压舌板一动，便算了事，病人若不知趣，多问几句，医生的脸色马上就像借米还糠似的难看，而这位潘医师，却那么主动地向你讲解病理，而且又为病人想得那么周到，真是个白求恩式的大夫啊！当她接过写着“全休三天”的证明时，却微笑地谢绝道：“医生，我今晚还有任务，不休了罢！”

潘石奇怪地望着她，过去病人蚊叮虫咬或打个喷嚏的小病，也要开假单，有的达不到目的便大吵大闹。而她，假单送到手里，也不愿接受。他很理解，一个事业心强烈的人，那怕是离开工作岗位一天，也是感到痛苦的。于是，他收回了假单，说：“好吧，给你注射几针青霉素，服点药，看能否把它压下去。如果明天没有好转，则再不能勉强参加演出了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陆小梨正欲告辞，一直在那里旁听的尤全，很有礼貌地过来自报身份后说：“陆小梨同志，我正想找你谈一谈，什么时候有空？”

陆小梨对晚报的记者有一种特殊感情，便连声答应，潘石却从旁建议道：“记者采访一谈就是马拉松，晚上还要登台，受得了吗？是不是等扁桃腺炎好了再说？”

尤全想了想，“好的，好的。潘医生想得周到。那么，

今晚我先去看一看你的演出如何？”“欢迎，欢迎！抬着轿子也难请到啊！回头我送一张票到报社。”陆小梨笑声朗朗，那浅浅的漩涡忽隐忽现，楚楚动人。

她的热情好客，在尤全看来，却是一种殷勤。他不禁有几分受宠若惊，虽然小梨已经走出了诊室，他仍不由地从窗口望去，呆呆地盯着她那倩丽的背影出神……

“记者同志，你看什么病？”

“啊，啊，鼻道炎……”

潘医生用钳子把鼻孔撑开，喃喃地说：“左鼻道，塞满了脓涕……”

歌舞团的入场票，莫名其妙地却由方围交给了尤全，他高兴中又有点快快不乐，这小子难道在歌舞团有熟人？

第二天，拥挤的闹市里传出一片叫卖声：“晚报、晚报！今日晚报有珍闻。‘金嗓子不能变成铜嗓子，小周璇拒绝手术，抱病登台。’欲知真相，来买一张吧，可以帮助你提高思想、解闷消愁……”

这一叫声，果然吸引着来往行人，男女老少都忍不住停下来，掏出四分钱来买一张。晚上的茶市还没散，当天晚报已抢购一空了。

尤全高兴得在次日清早，就到发行科去查数字，逢人就说：“昨日晚报发行，突破最高纪录。”搞通联工作的高远也在帮腔：“哈哈，‘金嗓子’吃掉‘香蕉’啦！”意思就是说《桃城的香蕉为什么比北京贵？》不如“金嗓子”这篇叫座。尤全更是得意忘形，俨然自己已经战胜方围了。

尤全为什么要战胜方围，为什么害怕方围冒尖？这是有道理的，他早已得知，部里要提一个副主任。瞻前顾后，他是个党员，又是尖子，早已觉得非己莫属。可能在即将参加一期“四清”、镀了金之后，即可宣布任职。谁知半路杀出个“程咬金”，调来的方围，无论理论和业务水平都比他高，自从《桃城的香蕉为什么比北京贵？》发表后，社会影响又比他大，他害怕即将到嘴的肥肉给别人吃掉，所以惶惶不可终日。但是，他唯一的安慰是方围还不是“三点头”，政治条件远远不如他，对比之下，自己还是占了上风。不过，手中的王牌也会有丢失的危险。如果他在“四清”中入党，那马上就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。“死老虎”也要当“活老虎”打，他运用“黄蜂歇在乌龟背”的策略，“你敢伸头我敢锥”！而这个方围却不识时务，总是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头抬得高高的，于是，就惹怒那只“黄蜂”了。

前几天，他就向总编辑汇报了一个惊人材料：“方围满腹牢骚怪话，对社会主义不满。”他举出的事例之一，是那天大家正在讨论报名参加“四清”工作队时，方围却在一旁仰天长叹：“哎，天气总是这么阴暗寒冷，叫人活不成了！”他分析说：“所谓‘阴暗’是双关语，在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，也曾听他几次说过‘什么时候天晴就好了’。”联系起来看，不是暴露了他的阴暗心理吗！

总编辑傅鸣听了他的反映长久没有做声，使他震惊的倒不是方围的“反动思想”，而是尤全思想上的偏激。而且还觉察到一些什么……

尤全觉得这个“小动作”耍得漂亮。这一来，起码使他

入党的时间推迟一步。当然，这只是第一锥，还有第二锥，第三锥……

《金嗓子》这一炮打响后，报社忽然兴起了一个方针性问题的争论，而且提法十分尖锐。那就是：“报纸应该着重发正面典型呢，还是揭露阴暗面？”尤全当然是个活跃分子，他旗帜鲜明地认为，党报应该百分之百发表正面报道，揭露的文章只能登“参考”。书生气十足的方围肠直肚直，不同意报喜不报忧。坚持认为在党报上应该适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对一些存在着普遍意义的问题应该公开干预和揭露，这样才有战斗性。“毒草”一出笼，尤全振振有词了：“所谓‘干预生活’，‘揭露阴暗面’，实际上就是右派的主张。这些文章表面似乎能帮助解决些问题，实际上就是给党的领导抹黑，给社会主义涂白鼻子，得不偿失！”这一上纲，大家都默然了。明眼人都会明白，这矛头是对着《香蕉》的，实际上也是抬高《金嗓子》的身价。

这一着，确是高明，既隐蔽、又巧妙。他认为这起码在报社内部相当程度上肃清了《香蕉》的流毒，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，真是一箭双雕！

目不斜视的方围挨了这两锥子，还全然不觉。他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，觉得现在同志间的关系，没有金钱这个万恶之源作怪。互相间总是肝胆相照，赤诚相帮的。他当然也觉察到尤全的情绪，但总认为是一般的争强好胜而已，仍不以为然。

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同志关系的朴素认识，来找傅鸣汇报他所听到的一些反映的。

傅鸣看见他来，亲热地招呼道：“小方，真巧，我正想找你聊聊呢！”

“老总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最近，生活上、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？有什么不愉快的心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方围不假思索地回答道。

“没有？别瞒着我了。你母亲胆囊结石住院，要动手术。经济上没困难吗？”

方围见领导上如此关心，感动得有些不知所措了。他在县里的母亲因病来此治疗，已经花了两百元钱。经济上确实有点拮据，但他从没有在人前叹过一声气，哼过一声穷。为什么老总知道得如此清楚呢？他心情越是感激，越是坚定地说：“老总，真的没有。”

“不能说假话，小方。组织上已经研究过，补助你五十元。”

“不，即使有困难，我自己也能解决。这笔钱补助给尤全吧！他弟弟也因溶血病住院……”

“尤全也有四十元的补助。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怀，不必推辞了。”傅鸣接着转了话题问：“最近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谈谈吗？”

方围听了感到非常亲切。五十年代，领导找同志们谈心的风气是很盛行的。六十年代以后，不知为什么这种好作风逐渐“过时”了，而傅鸣却始终保持这样一个“老八路”的传统，一旦发现你讲话少了，或眉头皱了，他浑身就会不舒服，立即要找你谈心。方围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了，每次谈